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蕭補煙

蕭爰，字仲霞，號補煙，太倉人。寄居杭郡。少習舉子業，每見帖括，即笑曰：「此真足以窒性靈而錮心思者也。」弱冠補博士弟子員，即棄去。樂西湖山水之勝，移家居焉。既壯，猶未授室。人有以烟事請者，輒曰：「男女居室，天下之至穢也，何必自尋苦海，墮冤孽障中。」或曰：「其如嗣續何？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。」則曰：「天地尚有窮盡，何況無人？一□二萬年同歸漸滅，雖有神仙，詎逃此劫？」蓋丹汞吐納之術，長生久視之方，生素所不信，以明絕欲非以歸真也。生頗嗜酒，朝暮兩餐，必設杯杓，以罄一壺為率。友人招飲，必往赴。有薄者以其素不近女色，思有以戲之。因密藏數妓於總宜船中，特設盛宴，折簡邀生。既至，循環勸飲，盡無數爵。酒酣，妓出侑觴。時生已微醺，瞠目視之，不作一語；酒至前，輒引滿。須臾玉山頹矣，隱几假寐。友令妓伴之，環坐達旦，生醒，謂妓曰：「卿輩何尚未去？」友曰：「君昨夕在眾香國中眠，豈不破色界哉？」生曰：「目中有妓，心中無妓，子將謂此伊川欺人語乎？此輩直以豔友視之，與公等彷彿耳。」由此日夕飲於妓家，醉則宿其室中，纏頭之費，夜合之資，一如常例。經年餘，一無所染，而薄子偕游者，顛倒失志，幾至喪其所有，人咸服其有守。聞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，欲物色於屠狗中，冀有所遇。風雪漫天，束裝竟往，道出山東濟南，因僕患寒疾，暫留逆旅。夜將半，忽聞搗門聲甚急，啟之，則一老翁，修髯偉貌，持刺謁生。視其姓名，素不相識。方欲命逆旅主人辭之，則翁已入室，再拜牀下，狀甚謙抑，自言：「今夕遭嫁第四女，所招坦腹，堪稱快婿，人贅吾家。為設青廬，須大君子辱臨，指示婚儀，為宗族光。已遣藍輿來迓，請即發。」生方欲有言，翁已捉生臂出戶。既抵門外，則燈火輝煌，驕從赫，健僕數人，裝束華麗，氣象雄毅，肅生入輿，即行。其行驟若風雨，耳畔如聞波浪洶湧聲。頃之，至一甲第，生輿直入中堂，老翁攜生出，與眾賓相見，峨冠博帶，皆若貴官。寒暄未畢，眾樂齊作，簫管箏笛，笙歌嘹唳。堂上設紅氍毹，兩新人已盈盈交拜。翁令生偕一客執燭送洞房，房中皆婦女，粉白黛綠，趨走盈前，一時聲釧韻，鬢影衣香，幾於魄蕩神搖，魂銷心醉。合卺禮成，出堂就宴，生居首座。三爵既罄，獻酬交錯。每一席四客，則以四美人侍，首席倍之。生旁捧玉執巾者為四雛姬，皆麗絕人寰，衣紫綃者，尤秀豔。酒盛碧玉壺中，作紺色，味醇氣馥，甫入口，覺胸膈俱爽。生素薄脂粉如土苴，至是亦心為微動。筵撤，生欲辭歸。翁曰：「既降敝廬，敢淹文駕，且有瑣事欲商。」遂宿生於東堂，陳設之麗，牀褥之精，閎闊世家所未有也。睡時紫綃人來伴宿，生卻之曰：「平生慣賞獨睡丸，此不敢請。」紫綃者曰：「奉主人命來此，去則有罪。君但欲博遠色之虛名，而不以婢子罹罰為慮，抑何忍心？妾聞心正者，邪自遠。君苟非矯情，同宿何害？」生語塞，女遂留，為生拂衾枕，解衣履。生既寐，女乃卸妝裸身入衾，縱體投懷。生覺肌膚之滑，脂澤之芳，為生平所未經，不覺心大動，遂與纏綿。

天明生起，翁已候於門外，笑問生曰：「昨夕之眠樂乎？」生紅暈於頰，忸怩不能答。翁曰：「飲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。古聖賢亦惟克循其分耳，從未過為高行，以驚世而駭俗。苟必力為強制，大拂乎人情，鮮不為大奸慝。此女為寒族所生，與老夫具有瓜葛，既蒙君愛，今夕當為君成嘉禮。」生辭以生平立志不娶，意將入山修道，不復居於塵世。翁笑曰：「愚哉，君也。神仙亦有眷屬：藍橋玉杵，台嶺胡麻，尚覓伴侶於人間；劉安拔宅飛升，雞犬亦鼎仙去；此外如王子晉、籛史、劉綱，皆夫婦同入清班，共參正果。何君所見之不廣？況此女為君破瓜，已非完璧；始亂之而終棄之，君其謂之何？」生鞠躬再拜，曰：「古人云：『聞君一夕話，勝讀十年書。』自聆雅訓，茅塞頓開，自後我知過矣。一切惟君所命。」老翁喜甚，即命灑掃廳室，收拾房櫳，至晚成禮。一時賓客之盛，筵宴之美，殆無其比。生自此居翁家者匝月。此間樂，亦不復思北上矣。

女字瓊仙，號繡雲。頗識字，能作小詩。閒時詢翁籍貫，始知翁為山西靈石人，姓胡，名浩然，字思孟。曾筮仕京師，在部曹作七品小官。年老休致家居，優游林下。濟南則翁之婦家也。翁有四女，俱適人，咸作顯宦。今成親者，為季女。婿常居閨罕出，偶與生見，固翩翩美少年也。隸浙籍，亦名家子。已聯捷，登詞林，彌月後，即欲挈眷入京。至日，翁為之餞於西園。四女畢至，婿亦俱來，皆與生行僚婿禮。蓋紫綃為翁之從姪女，自幼失怙恃，翁為之撫養。長婿楊麟史，歛人，名孝廉也，以大挑官知縣，由部簽發江西南豐令，現將赴任；次婿為富家郎，入粟捐觀察，指省滇南；三婿以軍功起家，兩任西蜀太守，現以卓異保升入都引見。與生細敘家世，縷話遊蹤，咸以生博雅溫文，引與相親。園中泉石清幽，花木綺麗，亭台樓閣，金碧相映。設席凡五，翁與生居中，而四婿各專其一。杯酒既斟，循環相勸。紫綃以別離在即，情尤淒惻，起捧壺執■為翁壽。翁欣然受之，一而盡。謂之曰：「此去善事君子，謹小慎微。毋以老人為念。」女聞言，涕不可仰。長婿起言曰：「今日吾翁作此咄嗟筵，為汝餞別，正當喜悅，初何悲為？」紫綃強笑謝之，彈箏作歌曰：

分袂在今日，臨觴意不慳。

□年豢養恩，何以報君德？

郎心轉匪蓬，妾意堅如石。

明月當天高，千里共相憶。

歌竟，淚簌簌墮弦上。諸女皆為之不歡。罷飲。

翌日，長婿先發赴豫，約生「若至南昌，當先飛書相聞，候君於潯陽江上。」又明日，次婿赴雲南，謂生曰：「滇中多美玉，產精銅，今回亂已平，地方富庶，其地應官聽鼓者，絕少人才，補闕極易。君若有志宦途，何不策馬西來，下榻衙齋，一覽金馬碧雞之勝？當為君入資求官，丞可立致也，奚必戀戀於六橋三竺也哉？」生唯唯致謝而已。

次女瓊華，字繡鳳，容華絕代，與女最相善。臨別，出碧玉如意贈女，謂女曰：「睹此如見姊面，他日請念。」生偕三四兩婿，同人京師，香繡，絡繹道上。行近蘆溝橋畔，突遇某王邸出獵，持戟之上，前後馳騁者數百人，皆腰弓臂矢，鷹走犬。王所蓄狗曰靈獒，猛而善搏。時女車最先行，犬見之，直前奮撲，女亦從車中聳身飛出，聲而遁，衣服委地如蛻。犬迅足逐之，倏忽已杳。頃刻間，群犬吠聲若豹，各車所載婢媼，皆現狐形竄走；三四婿及女亦並逸去；獨生踟躕車上，魂魄盡喪，有若木偶。須臾，靈獒還，血殷然流齒吻，眈眈視生，繞車三匝，嗅生足。王之侍從皆指生為妖人。生為歷訴所遇顛末。或曰：「君殆逢狐魅矣。」王命人偕生詣山東原處，則惟荒園尚在，乃前明某相國之別墅也，蔓草寒煙，杳無蹤跡，惆悵而返。生由是終身不娶，人因呼生為「狐婿」云。